

《黑驴告状》（《琼林宴》【后本】）

主要角色

包拯：净
白桂娥：旦
范仲禹：老生
翟绅：丑
翟缙：丑
僧人：丑
李保：丑
李妻：彩旦
邻居甲：外
邻居乙：丑
邻居丙：末
地保：丑
白斌：小生

情节

范仲禹妻白氏，情急自尽。奸相葛登云，命家院寄枢在菩提寺内。山西客翟绅，往京城收账，半路换骑驴子。李保夫妇，谋财害命。翟绅、白氏，借尸还魂，阴差阳错，互投躯壳。包公下朝，黑驴冲道。包公卧游仙枕，至阴曹地府，勘察情由。用照妖镜，转换男女两魂。各归自身。葛登云、李保，均治以应得之罪。遂成定讫。

注释

本考第三册，载有《琼林宴》一出，至《打棍出箱》为止。编考者，已穷源溯委，详细阐述。然观剧诸君，未窥全豹，不免有所缺陷。今觅得北京名艺员编排之后本，以饷诸君之愿望。世传包公断过七十二件无头案，此事亦七十二中之一。坊间有《包公案》小说一书，翻阅之，其真相自然明了。

根据《戏考》第二十六册整理

【第一场】

（白桂娥上。）

白桂娥（二黄摇板） 心中恼恨葛登云，
擅抢民妻为何情。
苦苦逼奴成婚配，
岂肯做此下贱人。

（白） 奴家，白桂娥。嫁与范仲禹为妻。丈夫上京赶考。奴家被葛登云老贼，抢进府来。要与奴成婚配。是奴再三推却，假做染病在身。今日老贼又命人，苦苦逼迫。倘若老贼到此，奴的名节何在？也罢。不免拜谢丈夫夫妇之情，寻一自尽了罢。

（二黄摇板） 丈夫一去无音信，
奴家今日受苦情。
倒不如一死寻自尽，
免得失却贞节名。

（白桂娥吊死。院子上，看。）

院子（白） 有请太师爷。

（葛登云上。）

葛登云（念） 昔日在朝为丞相，今朝归里称富豪。
（白） 何事？

院子 (白) 白氏妇人自缢了。
 葛登云 (白) 可惜一个美貌的佳人。
 家院, 买上一口棺木, 将她盛敛起来。送至菩提寺内便了。

(院子下。)

葛登云 (白) 咳, 可惜一个美貌妇人!
 (葛登云下。)

【第二场】

(翟绅上。)

翟绅 (念) 家住在太原, 银钱堆如山。
 (白) 在下, 翟绅。太原人氏, 富有家财。父母双亡, 只有我兄弟二人, 贩卖绸缎, 甚是发财。东京也曾开了两座缎店, 两年不曾算账。意想前去, 观看观看。不免将兄弟, 唤将出来。将家中之事, 交付他经理, 我好起身。
 兄弟快来。

(翟缙上。)

翟缙 (念) 闻听兄长呼唤, 急忙来到面前。
 (白) 兄长。
 翟绅 (白) 兄弟, 坐着, 坐着。
 翟缙 (白) 兄长唤我出来, 有何话讲?
 翟绅 (白) 咱在东京, 做的生意, 两年不曾算账, 我要前去看看。家中无人, 我叫你出来, 交待交待, 你要好生照应。多则三月, 少则两月, 我就回来。
 翟缙 (白) 不知兄长何时启程?
 翟绅 (白) 我收拾收拾, 即日启程。正是:
 (念) 在家千日好,
 翟缙 (念) 出外一时难。
 (翟绅、翟缙同下。)

【第三场】

(僧人上。)

僧人 (念) 晨昏三叩首, 早晚一炉香。
 (四青袍抬棺木同上, 院子上。)
 院子 (白) 师傅请了。
 僧人 (白) 原来是葛府管家到了。
 院子 (白) 我家太师府中, 死了一位姬妾。命人抬到此地, 要在你寺中暂停。
 僧人 (白) 是是是, 抬在后殿, 廊房之下便了。
 (四青袍抬棺木同下, 院子、僧人同下。)

【第四场】

(翟绅骑驴上。)

翟绅 (西皮原板) 一日离家一日深,
 好一似孤雁宿寒林。
 只为生意兴隆甚,
 欲到东京走一程。
 我这里加鞭往前进,

(驴失蹄, 翟绅倒地, 驴跑下, 翟绅起。)

翟绅 (西皮原板) 一跤跌得两腿疼。
 (翟绅拾包袱, 追驴下。)

【第五场】

(驴上，跑下。翟绅提包袱上。)

翟绅 (白) 我的驴子跑到哪里去了？

(黑驴上，吃草。)

翟绅 (白) 看里旁有一匹黑驴，待我来骑上，走他娘的便了。

(翟绅上黑驴。)

翟绅 (西皮原板) 谁家的驴子我不问，
且自加鞭赶路程。

(翟绅下。)

【第六场】

(李保上。)

李保 (念) 越热越出汗，越冷越打战。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
(白) 在下，李保便是。不幸父母双亡，只留下我夫妻二人度日。虽有几亩田地是，我终日好赌，把家业都输净了。只落得饥寒困苦，十分难过。不免把老婆唤出来，商量一个主意，也好度日。
老婆哪里？

(李妻上。)

李妻 (念) 家中无银钱，终日受饥寒。忽听丈夫唤，上前问根源。
(白) 你叫我什么事情呀？
李保 (白) 老婆坐下说。
李妻 (白) 坐着，就坐着。什么事情呀？
李保 (白) 我也没有别的事，只为咱们家道贫苦，无以度日。我叫你出来，商量一个好主意，吃饭要紧呐。
李妻 (白) 是什么一事情呀。你想当初，咱们家里，也有几亩田地，要是好好安分守己，也可以够吃了。谁想你，天天在外头赌钱、吃酒，把家私都折变啦。如今落到这步田地，你既是无有法子想，难道叫我一个女人家去替你变钱不成？
李保 (白) 你不要着急，咱们慢慢商量。总要想出一个法子来才好。
李妻 (白) 法子我实在想不出来。
李保 (白) 你素来主意极多。今天我请你想主意，你反倒说没有主意了。
李妻 (白) 我的主意有，只怕你办不了。
李保 (白) 什么主意？你说说，我听听看。
李妻 (白) 事到如今，别的法子，也是不能行；非想没一个没本钱的生意才好。
李保 (白) 不错，是要没有本钱的生意，才好。
李妻 (白) 你想世间上，无有本钱的生意，只有两条路：或者是你去做贼，去偷人家去；或者我去当娼妓。除此两条路之外，别的再也没有了。
李保 (白) 不成。不成。你要叫我去做贼，偷人家里去。我一来不会飞檐走壁，二来又不会拖窟窿。我如何能去做贼？
李妻 (白) 你不去做贼，只好我去当娼啦。
李保 (白) 不成，不成。想如今堂子里的人，具是年轻女子，都要金珠满头，还得要穿几件绸缎的好衣服，才能接客；看你的岁数，也过了景了，又没有首饰衣服，怎么有人看得上你？
李妻 (白) 要照你这样一说，我也当不了官人了。那么，可就无法可想了。
李保 (白) 我倒有一个主意在此。
李妻 (白) 什么主意？
李保 (白) 你我住的村庄，正临大道。待我在门前眺望，如有单身客人，从此经过，我就把他让到家里来，用酒灌醉了他，把他害死。他的行李银钱。岂不就是咱们的了？
李妻 (白) 听你这话。是要图财害命呀。
李保 (白) 不要吵，小心街坊邻舍听见了。
李妻 (白) 这个法子，虽然是好，似乎有伤天理。
李保 (白) 事到如今，难道还等死不成？我们做一回，可就不做第二回了。
李妻 (白) 好，就是这么办吧。

李保 (白) 老婆，家中还有吃食无有，我肚里饿得很。
 李妻 (白) 后面房里，还有半碗稀饭，你去吃去吧。
 李保 (白) 先吃了再说。
 (李保、李妻同下。)

【第七场】

(翟绅骑黑驴上。)
 翟绅 (西皮原板) 晓行夜宿把路赶，
 又只见红日落西山。
 (白) 看天已不早，又无有旅店，这便怎么好？
 (翟绅看。)
 翟绅 (白) 看道旁有一小小人家，不免我向前借宿一宵。
 (翟绅下黑驴，打门。李保上。)
 李保 (念) 忽听人叫门，向前看分明。
 (李保开门。)
 李保 (白) 是哪一位？哦。原来是一位客官。
 翟绅 (白) 大哥请了。
 李保 (白) 请了。客官莫非是走错路途了么？
 翟绅 (白) 我是行路之人，看天色已晚，投不上客店，要想借宿一宵。不知大哥，可能方便么？
 (李保暗做喜。)
 李保 (白) 可以使得，只是舍间窄小，客官要屈尊些。
 翟绅 (白) 岂敢，岂敢。
 李保 (白) 待我将驴儿带进来。
 (李保转场，拴黑驴。)
 李保 (白) 请坐。请问客官，贵姓高名，打从哪道而来呀？
 翟绅 (白) 在下姓翟，名绅，山西太原人氏，要到东京做生意。
 李保 (白) 原来是翟大哥，你到东京做什么生意？
 翟绅 (白) 做些绸缎生意。
 李保 (白) 绸缎乃是大生意。
 翟绅 (白) 小本钱。
 李保 (白) 太谦了。
 翟绅 (白) 请问大哥上姓？
 李保 (白) 我名叫李保。
 翟绅 (白) 原来是李大哥。
 李保 (白) 客官还没有吃饭吧。
 翟绅 (白) 正要奉扰，明日一同算钱相谢。
 李保 (白) 自家兄弟，说什么谢不谢。待我到后面安排安排。
 翟绅 (白) 请便。
 李保 (白) 老婆快来。
 (李妻上。)
 李妻 (白) 什么事情，这样大惊小怪的呀？
 李保 (白) 买卖到了，要发财啦。
 李妻 (白) 什么买卖，要发财呀？
 李保 (白) 你不知道，方才来了一位客人，是位卖绸缎的东家。他的行李，甚是沉重，定有黄白之物。他要吃饭，你快快去备酒饭。把酒里，下上些毒药。把他害了，岂不是发了财了？
 李妻 (白) 既然如此，待我去给他预备去。
 (李妻下。)
 李保 (白) 翟大哥，能吃些酒吧。
 翟绅 (白) 倒也能吃几杯。
 李保 (白) 我给你去烫酒去啦。

翟绅 (白) 太费心了。
 (李妻托酒菜上。)
 李保 (白) 酒里头下好了药啦靡有?
 李妻 (白) 下好了。
 (李保接酒菜, 李妻下。)
 李保 (白) 酒也来了, 菜也来了, 你老人家请用吧。待我替你斟上一盅。
 翟绅 (白) 你也喝一盅。
 李保 (白) 我不行, 我有个门坎, 我在礼, 向不吃酒。
 翟绅 (白) 如此, 我倒要先偏你了。
 (翟绅饮酒。)
 翟绅 (西皮原板) 多蒙你相待我恩情大,
 摆设下好食饭来让咱。
 李保 (白) 再喝一盅。喝干了, 我再给你斟上。
 翟绅 (西皮原板) 我和你叙一叙衷肠话。
 李保 (白) 再吃一盅, 我去给你把饭菜拿来吃。
 翟绅 (白) 酒已够了。
 李保 (白) 不要紧, 再吃一盅。
 (翟绅饮酒。)
 翟绅 (西皮原板) 一霎时心焦躁两眼昏花。
 (吐) 呜嗒呜嗒嗒……
 (翟绅倒。)
 李保 (白) 哈哈, 倒啦, 倒啦!
 老婆快来。
 (李妻上。)
 李妻 (白) 怎么样啦?
 李保 (白) 躺倒啦, 快拿麻绳子来, 把他勒死了就完啦。
 (李妻、李保同持绳勒翟绅死。)
 李保 (白) 死啦, 死啦。
 李妻 (白) 他死是死了, 咱们把他, 埋到哪儿去呀?
 李保 (白) 这深更半夜, 上哪儿去刨坑埋他去? 不如将他送到后街, 把这条绳子, 拴在树上, 挂起他来, 就作为是他自己上吊死的, 你看好不好?
 李妻 (白) 此计甚好。
 李保 (白) 我先把他的衣服扒下来再说。
 (李保脱翟绅衣。)
 李保 (白) 来, 咱们把他抬到后门去。
 (李保、李妻抬翟绅同下。)

【第八场】

(僧人上。)
 僧人 (念) 为人不做亏心事, 半夜叫门心不惊。
 (白) 昨日葛府, 抬来一口棺木, 言说是死了一名姬妾。他乃是相府之人, 必有金珠首饰。我不免将棺木打开, 把他的金珠盗出卖了, 岂不是好? 我就是这个主意。
 (僧人持斧下, 劈棺。翟绅魂上, 跑下。白桂娥魂跑上, 僧人追上, 白桂娥魂跑下。)
 僧人 (白) 正要取她的首饰, 不想死尸复活, 竟自跑了, 我也不管她了, 关上庙门再讲。
 (僧人下。)

【第九场】

(李保、李妻抬翟绅同上, 扶翟绅吊树。)
 李保 (白) 我们快回去吧。
 (黑驴跳。)
 李保 (白) 这驴子留在家中, 也是要吃的。不如把它也赶出去, 倒干净。

(李保赶黑驴下, 李保、李妻同下。)

【第十场】

(白桂娥魂上, 附翟绅。众邻居同上, 同看翟绅。)

邻居甲 (白) 看这树上, 吊死了一个人。我们快把他解下来, 再说。

邻居乙 (白) 待我去叫地保来。

众邻居 (同白) 好, 你快去叫来。

邻居乙 (白) 地保。

(地保上。)

地保 (白) 啥个事体?

邻居乙 (白) 此处树上, 吊死人了。

地保 (白) 待我看来。

哎呀呀, 快快将他救下来。

(众人同抬翟绅。)

地保 (白) 看看他还有气息没有?

(邻居乙摸翟绅胸。)

邻居乙 (白) 好, 好, 还有微微一点气息。

(翟绅哼。)

众邻居 (同白) 好了, 活了。

(翟绅小嗓青衣。)

翟绅 (西皮导板) 一霎时只觉得天昏地暗,

(翟绅坐地, 看。)

翟绅 (西皮摇板) 又只见许多人站立面前。

地保 (白) 好了, 活过来了, 待吾将他扶起来。

(地保扶翟绅起。)

地保 (白) 你是哪里人, 为何寻此短见?

翟绅 (白) 哇! 我乃宦门之女, 你是何人, 还不与我站远些!

地保 (白) 看此人讲话, 好像个女人声音。

翟绅 (白) 你且听了:

(西皮原板)
未开言不由奴泪流满面,
尊一声众爷台细听根源:
奴名叫白桂娥闺门淑媛,
我丈夫范仲禹匹配良缘。
都只为葛登云心怀不善,
将奴家抢进府要成姻缘。
也是奴无计耐自寻短见,
因此上来至在大路旁边。

(翟绅看众人。)

翟绅 (白) 吓!

(西皮摇板)
奴这里转面来仔细观看,

(翟绅拉白斌。)

翟绅 (西皮摇板) 又只见同胞弟站立面前。

走向前来将他呼唤,

你快与为姐的细诉仇冤。

(白) 那旁敢是奴兄弟白斌么? 为姐的有这样冤仇, 你怎么不替奴伸冤报仇?

地保 (白) 他是你的姐姐, 你可认得。

白斌 (白) 他是一男子, 叫我怎样相认呀?

地保 (白) 此事非报官不可, 大家一同前往。

(众人同转场, 同下。)

【第十一场】

(翟缙上。)

翟缙 (白) 在下翟缙。我哥哥去往东京算账，他骑的驴子，忽然跑回家来。是我放心不下，要去看看。就此走走。

(西皮摇板) 急急忙忙往前走，那厢来了一伙人。

(众人同上。翟缙见翟绅。)

翟缙 (白) 兄长，你怎么还在此地，为何这般光景？

翟绅 (白) 大街之上，你胡言乱语，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翟缙 (白) 吓，兄长说话，怎么变成女人的腔调了？

(白桂娥上，大嗓老生。)

白桂娥 (西皮摇板) 迈开大步朝前进，只见贤弟面前存。

(白) 贤弟，你从哪里来吓？

翟缙 (白) 这一女子是谁，为何叫我贤弟？

白桂娥 (白) 我是你兄长翟绅，你怎么不认识我了？

(众人同笑。)

众人 (同白) 怎么他的兄长，倒变成女人了，真真的古怪！

(范仲禹上。)

范仲禹 (西皮摇板) 来在大街忙观定，众人喧闹为何情？

翟绅 (白) 哎吓，丈夫吓！

(西皮摇板) 一见丈夫珠泪淋，不由奴家恻伤情。自从你赶考把京进，害的妾身受苦情。

范仲禹 (西皮摇板) 这一汉子太奇情，此话叫我甚难明。又见贤妻一旁站，急忙向前把话论。

(白) 贤妻，你何到此？

白桂娥 (白) 哇！哪一个是你的妻子，你还不与我走开。

范仲禹 (西皮摇板) 贤妻不把我来认，倒叫我仲禹无计行。再与众位把话讲，须把良谋巧计生。

(白) 吓，列位：你看我的妻子，竟不把我相认；那一汉子，口口声声，反说是我的妻子，此事令人难明。你我大家，必须要到当官，理论才好。

翟缙、白斌、地保 (同白) 范相公说得不错，大家同到公衙，报告便了。

(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四龙套、四青袍、王朝、马汉引包拯同上。)

包拯 (西皮导板) 朝罢圣驾出班朝，

(西皮流水板) 人人道我是包青天。随带王朝和马汉，铁面无私神鬼寒。断过了许多无头案，剪除恶霸与赃官。人来开道往前赶，

(黑驴跑上，拦路。)

包拯 (西皮散板) 又见黑驴把路拦。
 四青袍 (同白) 黑驴当道。
 包拯 (白) 这黑驴拦住老夫去路，是何缘故？
 呔，那一黑驴，你若是有什么冤枉，你向老夫将头点上三点。
 (黑驴三点头。)
 包拯 (白) 看这黑驴，颇通人性，其中必有冤枉。王朝、马汉，随同黑驴前去，看他所到之处，有什么可疑之事，速报我知。
 王朝、
 马汉 (同白) 遵命。
 (王朝、马汉、黑驴同下。)
 包拯 (白) 打道回衙。
 (【牌子】。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四邻居、翟绅、白桂娥、范仲禹、地保同上，同转场。黑驴引王朝、马汉同上。)
 王朝、
 马汉 (同白) 你们这一伙人，在此做甚？
 地保 (白) 原来是王、马二位老爷到了。启禀二位老爷：现有一桩奇案，甚是难明。此一女子，分明是范相公的令正夫人，她倒反说她是山西的客人；这一位客人，他反说是范相公的妻子。你看奇怪不奇怪。
 王朝、
 马汉 (同白) 我等奉了包大人之命，特来查访。走，大家一同去见包大人便了。
 地保 (白) 好了，大家去见包大人，再做道理。快走，快走。
 (王朝、马汉引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四龙套、四青袍、张龙、赵虎引包拯同上。)
 包拯 (西皮摇板) 宋天子坐江山人称有道，
 包文正断阴阳不差分毫。
 法堂上虎头铡谁人不晓，
 秉忠心保定了宋室皇朝。
 (王朝、马汉同上。)
 王朝、
 马汉 (同白) 启大人：小人随同黑驴，到了东关以外，见一起奇案，特来禀告。
 包拯 (白) 可曾将人犯带到？
 王朝、
 马汉 (同白) 俱已带到。
 包拯 (白) 好，带上堂来。
 (众人、翟绅、白桂娥同上，同跑。)
 包拯 (白) 那一汉子，姓甚名谁，一一道来。
 翟绅 (白) 奴家白桂娥，嫁与范仲禹为妻。
 包拯 (白) 王朝、马汉，范仲禹可曾到案？
 王朝、
 马汉 (同白) 现在衙外。
 包拯 (白) 请范相公后堂待茶。
 (王朝、马汉引范仲禹同上，范仲禹参拜包拯，下。)
 包拯 (白) 你且讲来。
 翟绅 (白) 只因我丈夫进京赶考，将奴留在家中。可恨葛登云老贼，将奴抢到他府内，立逼成亲，是奴不允，因此悬梁自缢，将我尸首盛殓，停在菩提寺内。是奴还阳，望求大人做主。
 包拯 (白) 那一女子，姓字名谁，快快讲来。

白桂娥 (白) 大人容禀：
(西皮摇板) 大人在上容我禀，
家住山西名翟绅，
孤身骑驴把京进，
那日路过李保门。
借宿一宵把酒饮，
被他害了命残生。
是我还魂来到此，
叩求大人把冤伸。

包拯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自沉吟，
到叫老夫费调停。
(白) 王朝、马汉，将人犯暂且带下。
(王朝、马汉引翟绅、白桂娥同下。)

包拯 (白) 转堂。
(四龙套暗同下。【吹打】。)

包拯 (白) 且住，适才听他二人之言，阴阳颠倒。待老夫去到阴曹，查点一番，便知分晓。
(二黄原板) 公堂上他二人一一禀告，
这件事看起来甚是蹊跷。
男变女，女变男，阴阳颠倒。
叫马汉再唤王朝，看过了阴阳枕找牙床卧倒，
(二黄摇板) 去到那阴曹府巡查一遭。
(包拯入帐子，睡。【起三更鼓】。)

包拯 (二黄导板) 森罗殿我也曾详查细问，
(包拯出帐，王朝、马汉同暗上。)

包拯 (二黄摇板) 小李保图银财谋害翟绅。
白桂娥守贞节悬梁自尽，
大胆的老太师葛登云。
似这等大王法你全然不论，
明日里我定要启奏当今。
(白) 来，升堂。
(包拯下。)

王朝、
马汉 (同白) 升堂。
(四龙套、四青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引包拯同上。)

包拯 (念) 铁面无私神鬼寒，谁人不知包青天。
(白) 来，将人犯带上来。
(王朝、马汉引翟绅、白桂娥同上。)

包拯 (白) 翟绅、白桂娥，你二人乃是认错尸身，借尸还魂。
王朝、马汉，看老夫照妖镜伺候。
(王朝呈镜，包拯接镜，照。)

包拯 (二黄摇板) 我这里用宝镜来照定，
(白桂娥魂、翟绅魂同上，白桂娥魂附白桂娥，翟绅魂附翟绅。)

包拯 (二黄摇板) 一霎时管叫尔魂归己身。
翟绅 (二黄导板) 三魂渺渺归了壳，
(二黄摇板) 心中好似水来浇。
恼恨贼徒小李保，
害我性命为哪条！

白桂娥 (二黄导板) 一时间只觉得昏迷不醒，
(白) 吓！
(二黄摇板) 三魂七魄附了身。
心中只把葛云登恨，
害得奴一命归了阴。

包拯 (二黄摇板) 今日幸喜得活命,
叩请大人把冤伸。
李保图财害翟绅,
逼死白氏是葛云登。
管叫他一命偿一命,
老夫王法不容情。

王朝 (白) 来, 将翟绅带下堂去。待等将李保夫妇传到, 再行定罪。
翟绅 (白) 遵命。
(翟绅下。)

包拯 (白) 来, 将白氏带至后室, 交付范相公, 带回家去。
马汉 (白) 遵命。
白桂娥 (白) 多谢大人。
(白桂娥下。)

包拯 (白) 老贼葛云登, 乃是告老的太师。待老夫明日上朝, 参奏一本, 请旨定罪。
左右, 掩门。

(【牌子】。众人同下。)
(完)